

外电外报
评 述

联大特别会议第一周情况

【法新社纽约联合国四月十三日电】（记者：哈泽拉）讨论原料和发展问题的第一周联大特别会议已经结束，发出了某种乐观的调子，尽管迄今听到的大多数发言有些含糊和带点理论性。

抱有希望是有若干理由的。

首先，有消息说，人们所等待的美国国务卿基辛格星期一的发言将不会象普遍担心的那么消极。

【纽约时报】专栏作家赖斯顿写道，基辛格将设法表明，原料及其价格分配问题很可能比目前讨论的其他一切问题都重要。

第二个有希望的因素是比利时和荷兰代表星期五发言的积极调子。

比利时支持以工业国出口的制成品价格为基础确定原料的价格指数，这是发展中国家要求采取的措施，以帮助它们维护它们的出口物品的购买力。

荷兰表示同意第三世界的另一要求，即建立一种制度来控制跨国公司。

同时，特别委员会的工作似乎有了良好的开端。它星期五开会以便组

织起来从星期一开始草拟决议文本。

第三世界的一些代表团把阿尔及利亚总统布迈丁星期三的发言看作同七十七个发展中国家集团在会前大力制定的半官方的行动纲领一样，是每个人的潜在指导原则。

但是，会议的成功最后取决于在会议两周后结束以前为第三世界最穷的国家提出了哪些紧急解决办法，这些国家是一切物价上升的受害者，从中得不到什么好处，因为它们没有什么可出口的。

许多发言，特别是来自包括被联合国列为最穷国的二十五个国家中的十四个国家的非洲大陆的代表的发言，都一再提到了这种紧迫的必要性。

有些国家，尤其是阿尔及利亚、伊朗和欧洲经济共同体提出了设立特别基金或紧急基金的若干计划。这些计划都以同一原则为基础，即最富的国家——不管是工业国还是大的原料生产国——都应当为最穷的国家作出特别的贡献。

但是，在主要的潜在捐款国中间，在协调各种

计划方面没有取得什么进展，在欧洲人中间，只是表面上提出了这个问题。

【本刊讯】英国《观察家报》四月十四日刊登安东尼·桑普森四月十三日发自纽约的一篇报道，题为《第三世界准备组成新价格圈》，摘要如下：

本周在联合国可以嗅到一种新力量的味道，这就是发展中国家确定自己的原料价格的力量。这座大厦相当突然地成了一种不同的世界争论的中心。

这是讨论原料问题的特别会议的开始，每个国家都在设法确定自己在新世界地图中的地位。

一贯不结盟的阿尔及利亚处于左右逢源的良好地位。作为一个主要产油国，它因石油价格的上升而发了财。同时，它仍然可以作为受损害的第三世界的一员，发展中的非洲的基石。

布迈丁确定了会议的总题：石油生产国俱乐部——石油输出国组织——应当成为其他原料生产国的榜样。他主张把所有国家的自然资源收归国有。布迈丁取得了无可怀疑的胜利。

法国人对阿尔及利亚人的激进形象私下感到不满，但是正如一名代表解释的：“如果你不能打败他们，就同他们站在一起。”

当布迈丁鼓吹把他们的财产收归国有时，他们恭敬地鼓掌。若贝尔外长以极其华丽的词藻把自己说成是会议的共同发起者似的。他对世界贸易的

“变化”作了法国人的神秘解释，他对华盛顿作了影射攻击，提请注意对抗的危险性。

英国人几乎没有提出任何东西。卡拉汉先生是没有参加会议的少数外长之一，国务大臣恩纳尔斯没有什么可说的。财政部坚持要他不作任何保证。

当然有许多预料的激烈发言：中国副总理邓小平先生对俄国进行了远比对美国要激烈的攻击，虽然声调是极为平和的，但措词是很激烈的。

俄国外长葛罗米柯先生尽量不理睬这种攻击，并且对能源危机提出了他自己的解释，认为这是以色列侵略和国际垄断的结果。

但是迄今为止，这次会议显然没有出现老一套的争论，会上进行了一些令人感兴趣的研究工作，并提出一些令人感兴趣的建议，特别是由富产石油国家提出的建议。这些研究工作和建议可能具有某种影响。

然而，预料这次会议的真正重要性与其说在于正式发言，还不如说在于各生产国代表之间在发言间歇期间进行的讨论，每个人提出的基本问题是：生产其他商品（除了石油以外）的国家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仿效石油输出国组织的榜样。

没有人预料这次会议会产生突然的结果，不管是在制定新的世界贸易和援助制度方面，还是在创建一些小型石油输出国组织方面。

墨西哥报纸载文揭露苏联在中东的贩卖行为

【本刊讯】墨西哥先驱报四月六日发表卡洛斯·玛丽亚·索图拉的一篇文章，题目是《俄国和美国》，摘要如下：

毫无疑问，俄国说的是一套，做的又是另一套，正当阿拉伯人对美国实行石油禁运时，它们的船只却驶往纽约和新泽西，给山姆大叔运送石油。

对于阿拉伯人来说，俄国人并不是好的同盟者。在那次以色列人推进到苏伊士运河边的突发战争期间，我曾同一些参加这场战争的阿拉伯人交谈过，我看到他们由于感到

愤怒和无能为力而流泪，因为他们回忆起在战争的那些日子里，俄国人的武器不起任何作用，而这些武器都是他们花钱从俄国人那里买来的。

然而这还不是事情的全部。俄国人还向以色列提供了大批有关阿拉伯人的战略点和空军基地的秘密材料。

当以色列人进攻的时候，苏联技术人员和专家则在破坏阿拉伯人的活动。

在这次战争中，俄国人又出卖了阿拉伯盟友。他们在新月的子孙们即将开始进攻之前通知以色列

【本刊讯】在纽约出版的中文报纸《纽约日报》四月十二日以《本报联大现场采访专讯：邓小平作政策演说，猛烈抨击超级大国，坚决支持第三世界一切主张》为题报道说：

中共副总理邓小平于十日下午，在联大原料和发展特别会议的第三次大会中，发表政策演说，明确指出这次大会的主题是发展中的国家反对超级大国的剥削和掠夺问题，为第三世界反帝反殖反霸的重要阶段；猛烈抨击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争霸世界，进行侵略，痛斥苏联为说了不算，唯利是图，不择手段，较美国“尤为恶劣”的“社会帝国主义”；仔细分析目前国际形势是整个世界动荡不安，照中国话来说是“天下大乱”，故对发展中的国家极为有利；大力赞扬中东战争时开发中的国家以石油武器政策的明智，认为将为第三世界团结维护经济利益，在其他原料方面进行斗争开了先例；重行强调中国是一社会主义国家，是一发展中的国家，属于第三世界，支持各国反帝反殖反霸的斗争，是其应尽的国际义务，故对第三世界在联大特别会议中所提出的一切主张，中国政府及人民都表“坚决支持”！

邓小平着黑色中山装，在法国外长演说及半时，始面容严肃地缓步进入会场，就座于乔冠华身旁代表席的首位，倾听他国代表演讲。依照议事程序，他原在上午第二次大会中发言，因阿尔及利亚主席演说冗长，故延至下午，于利比亚总统、法外长、西德外长发言以后，在大会主席厄瓜多尔首席代表贝尼特斯宣布“我愉快地请中国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上来发言”之时，邓始离座，步上发言坛发表演说。当他演说时，全场特别宁静，气氛极为肃穆，讲毕，如例获得如雷掌声，但伊拉克、乍得等国代表纷纷赶前握手致意，则为先他演说的各国发言人所未有。

邓小平开始演说，不象其他国家代表对大会主席及秘书长有几句客套话，立刻强调这次特别大会由阿尔及利亚总统建议及各国支持下顺利召开，乃是联合国成立二十九年来，专门讨论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及霸权主义剥削掠夺贫弱国家经济问题的会议，祝大会的胜利成功。此语一出，马上使整个会场的空气凝重起来。

接着这位被西方人士认为将在特别联大争取第三世界支持的中共副总理，于分析“天下大乱”的国际形势后，正式为世界分成三个世界，他说：美苏两个超级大国，是第一世界；亚非拉及其他发展中的国家为第三世界；处于这两者之间的国家为第二世界。

《俄国和美国》

说，他们随时会遭到攻击。显然，对俄国人的贩卖行为揭露的最多的是中国，它对中东问题持有十分客观的立场。

然而最有趣的是，据美国国务院的一位官员宣布，俄国人从未表示过要

曼谷报纸报道

差提猜将在纽约与邓副总理会谈

【本刊讯】曼谷《星暹日报》四月十三日报道：泰国副外长差提猜十二日离开曼谷前往纽约。差提猜在机场贵宾室告诉记者说，他此次赴纽约，将与中共副总理邓小平晤谈，这是双方经已同意的约会。

他说，此次会晤邓小平副总理，总理迪耶曾嘱咐向其阐释有关取消第五十三号布告条例问题。

《纽约日报》述评

《邓小平猛烈抨击超级大国》

加入对美国的石油禁运，运送石油任何时候都没有停止过。对于俄国来说，尽管它满口国防主义说教，但任何事情都不如俄国本身更重要。

同俄国人打交道，千万要注意这一点，否则就会有遭到极不愉快的意外打击的危险，甚至会危及民族完整，如同阿拉伯人碰到过的情况那样。

美专报稿

《苏联对联合国说缓和有助于大家》

说外交人士一般反映是葛罗米柯讲话的调子异乎寻常地低沉

【本刊讯】美国《纽约时报》四月十二日刊登凯思林·特纳奇四月十一日从联合国发给该报的专稿，标题是《苏联对联合国说缓和有助于大家》，副标题是《葛罗米柯预言穷国将得到经济上的好处——答复中国的攻击》，摘要如下：

葛罗米柯外长今天宣称苏美关系的改善也会给世界上不发达的国家带来经济上的好处。

在联大关于原料和发展问题的特别会议上，葛罗米柯反驳了中国代表昨天的发言，那个发言声称缓和是“空谈”，并指责苏联和美国残酷剥削不发达国家。

外交人士对葛罗米柯的发言的一般反映是：这个发言调子异乎寻常地低沉。

葛罗米柯答复邓的攻击说，“个别的言论”影射攻击“超级大国并对苏联及其和平政策提出了诽谤性的捏造说法”。

葛罗米柯说，苏联将继续在许多领域里提供援助，向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提供贷款和专门技术。但是他批评了把世界分成“穷”国和“富”国，并把苏联同曾经剥削殖民地的国家列入一类的作法。

据某些外交人士说，这种批评既是针对布迈丁主席的，也是针对中国的，同时反映出苏联担心由于不发达国家竭力要实现它们的经济要求而会危及美苏关系的改善。

来自不发达国家的一些代表抱怨说，葛罗米柯再次表明莫斯科可能向穷国提供援助，但是不能指望它是一个“富有的”施主。

英《每日快报》评苏美争夺海洋霸权

《同志们现在统治着海洋；对西方的威胁在增长》

【本刊讯】英国《每日快报》四月十一日刊登斯蒂芬·哈珀，克里斯托弗·李，罗斯·马克和彼得·霍索恩从华盛顿和约翰内斯堡发出的一篇文章，题为《同志们现在统治着海洋；对西方的威胁在增长》，摘要如下：

苏联海军即将取得对世界海洋的控制权，而这种情况所产生的影响是令人不寒而栗的。一支俄国海军中队在几小时之内便可以把英国摧毁。一只潜在北大西洋水面下的苏联潜艇甚至不要变换位置便可以不要吹灰之力而把我英国任何一个大城市夷为平地。

专家们知道，英国也象西欧和美洲大陆一样，在白天或黑夜的任何时候都处于这些舰只的射程之内。

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巨型战列巡洋舰的大炮有效射程只有十二至十五英里。今天，由于有了现代化的导弹舰的可怕火力，海军不要很庞大就可以是有效的。

然而，北约组织最近的一份报告强调苏联舰队在规模和破坏力方面都取得了可怕的进展。

这份报告指出，自一九六八年以来，苏联核潜艇的数目增加了一倍多，现在共有一百一十艘以上，而美国只有一百零一艘。同样，美国常规潜艇及驱逐舰和快速护卫舰的数目也不及苏联。

而最近，克里姆林宫已下令各造船厂全力以赴，争取使一些航空母舰能够服役。

现在，在这种对比中出现了一个新的因素，而这个新因素只能有利于莫斯科，那就是：苏伊士运河要在一九七六年重开。这将使印度洋几乎处于俄国的大门口。

不久，穿过博斯普鲁斯海峡进入地中海的黑海舰队的舰只，航行不到两天就可以到达印度洋上那些最暴露的和在战略上具有重大意义的海域。

战略家们的思想中对苏联在海上采取巨大攻势背后的野心是毫不怀疑的。莫斯科正在谋求控制世界上边远的深水海域……装备有杀伤力极大的武器的核潜艇可以呆在那里而不会被最现代化的电子装置所发现。

在这些海域驻扎力量会使莫斯科在第一次打击残余力量的核概念方面居于有利地位，使俄国即使在它的本土受到核交火的袭击之后也能够以摧毁性的力量作出响应。

这还会使俄国能对西方的航路——它们是欧洲、美国和日本的生命线——具有潜在的控制权。

只是到了现在美国才越来越明显地看到苏联扩充海上力量的实际影响。

在经济上，西方现在正在受到扶摇直上的石油费用和不断加剧的通货膨胀的影响，因而不能再增加任何防务开支。

现在，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那种大吹大擂的和缓本身也可能正在破裂，因为美国国务卿基辛格为使核武器生产处于停滞状况而作的努力在莫斯科遭受了越来越强硬的反对。

直接的结果是，双方都在为在有争议的海域取得或保持重要基地而进行拼死的地下外交战。

在印度洋，俄国人已经在亚丁附近海上的索科特拉岛上站稳了脚跟，并在共产党领导的索马里的

摩加迪沙建立了基地设施。

他们现在正在同前英属殖民地毛里求斯勾搭。他们在那里抱有公开野心，要在绕过好望角的主要海路上建立一个海军基地。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英国同美国进行了关于在被人遗忘了的迪戈加西亚岛上建立海空袭击中心的谈判。

在大西洋北部（这是俄国潜艇从摩尔曼斯克绕过北角潜出的主要出口），基辛格本人正力图说服冰岛准许北约组织保持它驻在凯夫拉维克的力量。

由于苏联海上力量的触角遍布世界各地，南非的地位在西方任何防务链条中都成了至关重要的一环。

几年来，英国一直得到根据西蒙斯敦协定提供的使用开普敦郊外的海军基地的便利。

南非在好望角的特布尔山脚很深的地下建立一个超级计算机情报联络中心，这不是没有缘故的。目前，每个月有二千多万吨石油绕好望角运输，其中百分之九十是运往欧洲国家。

南非国防首脑比尔曼海军上将说：“由于阿拉伯国家减少石油供应而使西方受到的损失同好望角被封锁所会发生的情况相比，是微不足道的。”

【本刊讯】美《纽约时报》四月十二日刊登詹·赖斯顿四月十一日发自联合国的一篇文章，题目是《被遗忘了的现实》，摘要如下：

全世界的国家都聚集在东河岸边的巨大的和平之宫讨论有关未来的最根本的问题之一——有关食物、石油和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其他原料的供应，价格和分配问题，可是奇怪而可悲的是，人们，报纸和电视网对于这次辩论没有给予任何注意。

这是一件十分奇怪的事情。没有什么东西比基本商品的供应和价钱更能影响人民的生活了。

在联合国进行的是石油、铁矾土、食物和其他原料的生产国和消费国之间的一次讨论。他们来到一起，撇开眼前的一些争论，来探讨他们能否为将来的公平的供应，分配和价格达成协议。

美国报纸竟然对布迈丁主席这样不注意，这真是令人难以理解，特别是因为所有的主要国家都派它们的外长到这里来参加这次辩论。

然而，所有这些人关于这个世界范围的危机所说的话在美国的报纸上或电视上所占的地位都赶不上尼克松总统最近去密执安州的政治旅行，或是汉克·阿伦的球艺，或是伦道夫·赫斯特的失踪的女儿。

我这样说并不是要求人们不要理会水门事件，或者不要理会弹劾程序中的各种活动和手段，我只不过想提醒人们，世界上还有别的事情正在进行，这些事情比尼克松总统的遭遇更为重要和更有持久性。

看看大会秘书长瓦尔德海姆在联合国为世界上这些基本问题争取听众所作的努力，真让人伤心。他是关心这个原料问题的。可是谁也不理睬他。他举行了记者招待会，发表了演说，可是它们所占的地位还不如讣告重要。涉及这些基本问题的有些事情是现实的，可是报纸和电视台似乎并不认为它们是现实的。

基辛格先生强调说，尽管如此，他还是要设法阐明，这个原料，价格和分配的问题可能比我们目前正在讨论的其他任何问题都来得重要。

詹·赖斯顿文章《被遗忘了的现实》 抱怨美舆论界对联大特别会议未予任何注意

美报
联
社
道

基辛格在派出驻外使节上的一些新做法

【美联社华盛顿四月三日电】（记者：恩德雷·马顿）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已下令对美国职业外交人员进行大规模的检查。

检查结果，至少有百分之二十的美国外交官员将于今年夏季被调到所管地区以外的地方去工作。

国务院致所有雇员的信说，这些外交官将包括一些大使，驻外使节团副团长及其他人，“使他们能够更加全面地参加制订全球性的对外政策”。

驻外机关事务处处长纳撒尼尔·戴维斯说，基辛格的新人事计划可能会打乱国务院内一些传统的俱乐部——有时称为派系。

戴维斯在接见记者时说，基辛格想要使这些俱乐部之间能起“创造性的相互作用”。

按照这个计划，将有越来越多的外交人员被派到他们一向管辖的地区以外的地方去。比方说，以熟悉阿拉伯情况著称的一名大使可能被派到一个拉丁美洲国家去。

对于这种变革的赞成和反对意见正在国务院内进行辩论。

未经签字的，但是发自基辛格的办公室的致所有雇员的一封信说，这个计划应该“向驻世界各国的官员们提供扩大他们的经验，使他们有能力承担国务院最重要的责任的机会”。

这位国务卿认为将会出现人们思想上有比较大的动荡的一个时期。

这封信说：“最近一些任命必须取消，另一些必须改变。现在已经有一些明显取消了的任命”。

戴维斯说，基辛格“正在他的周围建立一个新的班子，但是，他切望在这个过程中不要有人感到不快”。

任命罗伯特·弗里茨为驻卢旺达大使便是基辛格的不按常规处理人事问题的一个突出的例子。

一位五十多岁的感到失望的外交官嘟囔说：“谁听说过一个三等官员被挑选为大使？”弗里茨今年才三十九岁。但是，有许多人，特别是一些年轻的官员却兴高采烈。他们坚持说，弗里茨被提升到别人之上是应该的。

英报评匈最近一些领导人的变动和匈国内政策

《匈牙利不太有差别了》

【本刊讯】英《泰晤士报》四月八日发表一篇题为《匈牙利不太有差别了》的社论，摘要如下：

最近匈牙利领导人的更换，可能对匈牙利边界以外的地方会有重要意义，因为它提出了下面的问题：东欧各国内外政策的走向一体化达到了何种程度。对这种问题的答复同这些国家在单独或集体基础上同西欧的关系发展到什么程度，是有某些关系的。

众所周知，匈牙利先进行的经济改革和比较自由的文化政策，使苏联党的某些中层干部愤怒，使其他东欧国家中的某些人不安。强调利润，把大量的权力交给管理人员和比较灵活的价格制度，这一切被一些人看作是对共产党政权的威胁，是在政治和经济结构上，鼓励产生使人不快的高极主义。

这些措施使这个政权同大多数东欧政权比起来，较受欢迎。但是，一些人比另一些人富得快，这已经引起了社会关系的紧张，而且，已经受到了年轻的“新左派”和干部中的保守派批评。很可能其他东欧领导人也有一定的担心，他们自己国家中的不满现状的专家

治国论者极力要求他们学匈牙利的榜样。

但是，总的看来，勃列日涅夫是支持匈牙利领导人的。

现在，当他们试图揣摩上月改组的含意时，他们再一次地感到不肯定了。一九六八年经济改革的世所公认的倡导者之一涅尔什·雷热，从党的书记处的一个关键地位上调离开了，被任命为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紧密地支持相对来说比较自由的

【本刊讯】美《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四月八日刊登一则报道，题为《美国对东欧的第一次这类访问。美国一匈牙利探求联合贸易前景》，摘要如下：

由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和八家最大公司的代表组成的一个行政级代表团目前正在布达佩斯访问，研究同匈牙利进行贸易和商务活动的长期前景。

这个代表团是独一无二的，理由有好几个。这是第一个美国企业界和政府“混合代表团”，而且只访问一个东欧国家。所以作这样的安排是因为要进一步集中力

文化政策的阿策尔·捷尔吉也被调离出书记处，被任命为副总理。严格地说来，这是一个不升不降的调动，但从拥有制订政策的权力来说，这肯定是贬职了。此外，与成功的农业改革联系在一起的副总理费赫尔·拉约什已离开政府。被提升的人里面有科莫钦·佐尔坦，相对来说他是一个恪守正统的人物，现在已成为党报的总编辑。

美企业界和政府官员代表团访匈 美报评论《美匈探求联合贸易前景》

这些调职行动引起了量于匈牙利经济的重要部分，这些部分是自己的技术需要，加上它们在匈牙利对外贸易中的作用和对美国市场的潜在兴趣可能打开具有明显意义的相互贸易的可能性。

另一个新的特点是，这些公司都是成双作对地来到匈牙利的。每一对公司在这儿呆上几天，同匈牙利的高级外贸官员和其他政府官员进行会晤。匈牙利几家大工农业企业的经理人员也将参加会谈。

这个代表团的团长是白宫行政管理和预算局副

不同的解释。一方面，卡达尔特意说不会从经济改革后退。另一方面他又说：“我们必须在经济改革的具体执行工作中的每一个领域进行纠正。”科莫钦也在他的报纸上著文赞扬经济改革，但说道：“昨天是好的东西，今天可能是过时的，需要加以改变。”因此，虽然匈牙利的改革似乎不象会被抛弃，但这些改革的确似乎在谨慎地略略改变方向，这个方向至少会阻止这些改革进一步远离东欧认为是正常的道路。这种变化不管是否是莫斯科所要求的，它是同为在东欧取得更大的团结所作的其他努力相一致的。

局长弗兰克·扎布。他们将在这里参加四月八日到十九日的整个会谈过程。

匈牙利公开说，他们对同美国扩大贸易是感兴趣的。他们希望，美国政府同国会在给苏联最惠国贸易待遇方面的争论能够解决，这样，匈牙利也能指望它向美国市场出售货物时享受较低的关税。

外贸部官员在同作者谈话时表示欢迎目前这个代表团，他们不重视任何这样的看法：上月，匈牙利党的领导中掌管经济和其他人员的更动可能影响匈牙利同西方国家日益增长的贸易和经济联系。

这个军营的巡逻队早已看到我们走近，在我们到达时有四十二名游击队员（二十名男的和二十二名女的）排成军事队形。男人中有十一人持有中国步枪或朝鲜战争时用的俄制冲锋枪。其他男人和所有的女人都没有枪。他们合在一起唱了两首争取安哥拉彻底独立全国联盟的歌曲——《胜利属于我们》和《争取安哥拉彻底独立全国联盟及其主席万岁》。

“零区”军营的修建法就象我在争取安哥拉彻底独立全国联盟控制区里所见到的一切营地和村子完全一样。

成千的安哥拉农民生活在争取安哥拉彻底独立全国联盟在森林里组织的村子里，他们把他们的草篷建在十八英尺高的树丛里，以避免被有时飞过的葡萄牙侦察机和直升飞机发现。

村子周围的宽阔地区都是开阔的田野，田里满是齐腰高的大树残干。在这些残树干中间全年都种植着木薯，向游击队和农民们提供主食。

黄色和干枯的谷子及小米——在五月雨季结束时用手工收割——同田边的森林的绿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营地中央有一个圆的草顶亭子，这是安哥拉村里老人们传统开会的地方，它现在被游击队的军官们用来计划一场战斗或用来休息和喝一种用蜂蜜做的酸啤酒。

在零区营地约有六十人，他们包括妇女在内全都是游击队成员。住在分散于军营周围的村子里的农民被看成是平民。

在零区（兵营）休息一天后，我们又出发去第二个军营——一区军营，往西再走五天的路。

零区和一区之间的一百五十英里的跋涉是通过密林覆盖着的山地。河流要宽一些，有成群的鱼，我们吃鱼来补充我们通常吃的玉米和木薯素餐。

这两个营地之间的地区也是无人居

美《华盛顿邮报》记者达什从安哥拉发回的报道

《安·哥·拉·的·战·争》

住的，因此游击队不得不随身携带他们的全部食物。

但是，在林间小道旁有一些被遗弃了的村子。在开阔的平原里有一些被烧毁的村子的残迹。

游击队说这些村子中有一些是被葡萄牙军队袭击和烧掉的，另一些村子是由于过去对这一地区的轰炸而放弃的。

游击队说，大多数农民已迁往更西的地方，迁入一区以西由争取安哥拉彻底独立全国联盟控制的密林中。

在离开零区五天以后，我们发现一架双引擎银色飞机从我们头上向西南方向飞去。每个人都在最近的树木影子下呆着不动，一直到它飞得人们看不到时为止。

第二天——七月一日——我们到了一区，它是游击队叫做他们的“解放”区的第一个前哨据点。

在我们进入营地前，五位来客都被搜查了，游击队说这是出于“安全的原因”，对我们所有的财物都进行了登记，对我们所持有的争取安哥拉彻底独立全国联盟的护照进行了检查并盖章。

两天后我们进入第一个村子。村子跟军营一样都修建在密林里，草屋的屋顶都在树叶下面。

村里的农民用弓箭武装着；游击队没有足够的武器给每一个争取安哥拉彻底独立全国联盟的追随者发一支枪。

村子周围的地区都由哨兵巡逻，他们是住在某一个村里的青年男女。

人们告诉我们，游击队面临的最困难的问题是生产粮食和把粮食从丰产地区分给收成不好的地区。

把丰产地区的剩余粮食运往缺粮区是困难的，因为必须肩背手抬。游击队说，许多村子和游击队军营有时好几天断粮。

几天后，在一些村子和军营之间绕来绕去之后，我们到达了第一区的中央基地，而零区和一区军营都是一区的一个组成部分。争取安哥拉彻底独立全国联盟游击队把他们的占领区分成三个区，每一个区有一个中央基地，一些军区 and 村子。

当我们沿着一条狭窄的小道走近中央基地时，我们遇到一位女游击队员塞塞·普纳准尉。她在小道上挺直身子站着，穿着一件黄色的哥萨克式上衣和蓝色长裤，肩上挂着一支比利时造的自动步枪，她在走进军营前叫我们等着。

几分钟后，有十二个男人经过树林快步走向我们。三位领导人穿着葡萄牙人的绿色战斗服。

当带头的那位有胡子的人走入森林中的空地时，同我们一起来的三位争取安哥拉彻底独立全国联盟代表一下子站了起来。

托尼·达科斯塔（争取安哥拉彻底独立全国联盟驻开罗代表）在认出争取安哥拉彻底独立全国联盟游击队的领袖萨文比时说，“主席，主席在这里！”

他们同萨文比拥抱，彼此间拍着肩膀。这包括总书记米格拉·恩扎乌·普纳和争取安哥拉彻底独立全国联盟总书记萨姆埃尔·奇瓦勒。

在表示欢迎后，这三位游击队领导人和他们的九人卫队带我们跨过在河上的一个用树干搭的桥。

当我们到达河对岸时，排在路上的约两千农民唱起歌并拥上来围在游击队领袖们的身边，把他们挤来挤去，试图握手或用他们手里拿着的带叶子的树枝扫他们。

我们随后观看了两小时的大约一百名男女游击队员的制式操练；小学生表演了刺杀并齐声读了关于打败葡萄牙人的革命口号。随后，奇瓦勒司令指挥农民们唱战歌。

最后是争取安哥拉彻底独立全国联盟主席萨文比讲话。

他用响亮的男低音嗓子讲话，他在坐着的农民中间走着，并提出口头问题，他获得响亮的赞同声。

大部分游击队员是从农民中来的，他们大部分是文盲，但参军后被要求上葡萄牙文课。

举行仪式后，萨文比和我以及其他人都坐下来讨论我此行的下一步将做些什么。萨文比问道：“你喜欢看的第一件东西是什么？”我回答说：“那条铁路”，因为我想得到照片来证明我确实深入到了安哥拉，如果有人对我提出怀疑的话。

英国人拥有的本格拉铁路是从内陆的赞比亚出口铜的主动脉，扎伊尔和赞比亚都利用这条铁路来进口制成品和石油。

穿过争取安哥拉彻底独立全国联盟控制的林区的这条铁路还被葡萄牙人利用来运送军队。

萨文比告诉我，他们（游击队）没有炸毁这条铁路，因为赞比亚将在经济上遭到打击，如果它的铜不能经过安哥拉运到大西洋海边用船运往国外的话。

但是居住在铁路附近的争取安哥拉彻底独立全国联盟的士兵和农民都争论说，葡萄牙人用他们从铁路得到的税收来购买供杀死安哥拉人之用的武器，而在铁路线上运送军队是对他们的军营和村子的经常威胁。（二）

亚，伊拉克，利比亚和巴勒斯坦人。

正是根据这种情况，阿萨德总统访问莫斯科才具有重大意义。他可能关心于知道在一旦情况需要叙利亚对以色列采取更强硬的政策时，苏联打算在支持叙利亚方面走多远。挑动叙利亚对以色列发动当前的这场消耗战的倒不一定是苏联，但如果没有苏联的赞同，肯定不会发动这场战争，特别是人们还记得，叙利亚几乎完全依赖苏制的武器和弹药。

目前情况是，叙利亚似乎愿意在华盛顿谈判和平问题，但同时又想确保万一华盛顿会谈未产生积极成果的情况下，它可以依靠苏联人。

巴人阵（总部）三名敢死队员袭击以一市镇

【德新社特拉维夫四月十一日电】由从黎巴嫩来的三名敢死队员所组成的一个巴勒斯坦小分队今天闯进位于黎巴嫩一以色列边境上的一个以色列市镇，十八个人被杀死在血泊中，另外还有十六个人受伤。这场屠杀发生在靠近黎巴嫩边境的基里亚特谢莫纳镇，屠杀持续了四个半小时。

驻在贝鲁特的这个极左的游击队组织的一位发言人在一项声明中宣称，这三位敢死队员劫持了闯进那座建筑物里的平民作为人质以换取释放被关在以色列监狱中的一百名巴勒斯坦人。声明说，发动

黎刊文章《叙美脱离接触谈判和阿萨德的苏联之行》

【本刊讯】贝鲁特的每日文摘《阿拉伯世界》四月十日刊登一篇专稿，题为《叙利亚—美国的脱离接触谈判和阿萨德总统的苏联之行》，摘要如下：

这两个访问几乎在同时进行，恐怕是有重大意义的。从表面上看，叙利亚代表团访问华盛顿似乎是为了在中东建立和平——部队脱离接触是第一步——所作出的总的外交努力的一部分；而阿萨德总统对莫斯科的访问似乎与叙利亚在目前的“小型消耗战”中所采取的坚定不移的态度更为有关，现在这一“小型消耗战”在叙利亚和以色列之间已经进行了一个月左右。

就脱离接触问题而

英报报道尼克松在巴黎同勃兰特会谈的内容

《尼克松给萨达特的口信》

【本刊讯】英国《观察家报》四月十四日刊登塞科夫十三日发自巴黎的报道，题为《尼克松给萨达特的口信》，摘要如下：

尼克松总统已要求预定于本月晚些时候访问埃及的勃兰特总理带他本人的信给萨达特总统，口信的大意是，“请对俄国人稍微好一点”。据消息灵通人士说，尼克松上周在

言，叙利亚仍然强硬地坚持它的这一立场，即以色列人不仅应该放弃“突出地带”（在十月战争期间被以色列占领的领土），而且也应该放弃以色列在一九六七年的战争中所占领的叙利亚领土的一部分。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建立一个多多少少有点类似由以色列和埃及的脱离接触协议而造成的那样一种局面。

叙利亚人特别坚持要收回被占领的戈兰高地的主要城市库奈特拉。除去所有这些之外，叙利亚人特别要以色列保证完全撤出它自一九六七年六月战争以来所占领的全部领土并提出撤走的时间表。

据说，苏联同美国在

对待中东问题的解决的态 度上存在着矛盾。据说，苏联人一直在对阿拉伯强硬派（特别是叙利亚）施加压力，要他们坚持一项以明确的时间表为基础的全面的、广泛的和平解决办法。据说在另一方面，基辛格博士在谋求一项分阶段的解决办法，这样，军事问题就可以在解决更复杂的政治问题之前得到解决。把信心和信赖寄托于基辛格的态度阿拉伯国家和显然是埃及和沙特阿拉伯。不愿这样做，或者是一起公开反对美国的和平努力的阿拉伯国家是叙利

基辛格同谢哈比举行第二、三次会谈

谢哈比授权基辛格将叙方计划转交以色列

【美联社华盛顿四月十三日电】

叙利亚的军事情报首脑今天交给美国务卿基辛格一些关于同以色列的军队在戈兰高地脱离接触的建议和一份地图。

谢哈比准将在国务院同基辛格进行了近两小时的会谈，与此同时收到了三月三十日送交这里的以色列的详细计划。

基辛格说，他认为，这次会谈“是非常有益的”，并且计划将于今天晚些时候同谢哈比再举行会谈。

基辛格告诉记者说，“美国将继续努力使双方走到一起，而且它继续认为叙利亚和以色列军队脱离接触是目前在中东要实现的主要目标。”

基辛格说，他打算于四月二十四日左右去叙利亚和以色列。当有人问叙利亚是否希望通过他制订一项脱离接触的计划时，他加重语气回答说，“是的，是的。”

谢哈比在通过一位译员发表讲话时同意基辛格对他们的会谈的描述。他还说，“对国务卿为实现这个地区的公正和持久的和平所作的努力，我表示非常感谢。”

基辛格和谢哈比都没有提供以色列和叙利亚的建议和地图的确切细节。

【合众国际社华盛顿四月十三日电】国务卿基辛格今天在同叙利亚的一位高级军事领导人举行了第三次会谈之后说，对叙利亚一以色列军队脱离接触会谈的前景感到“一定程度的乐观”。

基辛格在国务院同叙利亚陆军情报机构主要负责人谢哈比准将会谈了将近一小时后送他上车之后同记者简短的谈了几句。

基辛格说，他将于十四日向以色列大使迪尼兹说明叙利亚对脱离接触的一些想法。预料谢哈比将于明晚离开美国。没有约定再举行会谈。

【美联社华盛顿四月十四日电】基辛格同谢哈比下午举行了短时间的会议后对记者说，双方在达成一项脱离接触的协议方面已经走了将近一半的路。他说，谢哈比授权他把计划转交以色列一方。

在两次会议之间，基辛格同埃及外长法赫米及苏联外长葛罗米柯分别进行了交谈。

性的。他说，他们在同阿拉伯人的上一次战争中，输血时甚至没有用过一滴鲜血。

使用鲜血时，总是有可能使供体把传染病如肝炎传播给受体的危险。据梅里曼教授说，应用冻血引起传染的百分比几乎是零。

此外，鲜血的保存不能超过二十天，而冻血能保存十年以上。

长时间的保存使得有可能在任何需要的时候，甚至在需要非常小心的病例中进行“技术上完好的输血”。

血液在冷却到零下一百九十六度之前，掺进一种叫做“*Plasma*”的一种保存剂。

血液在用于输血前，要“冲掉”这种物质所有的痕迹。

血液可以反复地凝冻、融化和再凝冻，不会损坏。

《美国应该采取中国的“赤脚医生”制度》

已有一千三百万美国人和十万美国医生戒了烟，英国的医生中百分之五十已经停止抽烟。

世界卫生组织早在一九七〇年就曾提议禁止开会时抽烟。许多国家已经采纳了这一意见。保加利亚为抽烟的人设置了专门的抽烟室，芬兰烟草委员会建议，只准在家里或专门的抽烟室里抽烟（他们建议，违者予以关押，期限可达六个月）。